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

韓先生四大圖序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九

謝辟置

新古城書

再辟制幹入蜀謝丞相

遮日而走長安幾穿破履登天而攀蜀道忽得舊
擅知塊土之無垠難越越而不進輒修贄見併吐
謝衷伏念其骯髒亡奇睢盱有志科不補隨身
溝瀆之尋常萬物皆塵妄意簡編之尺寸難填年
之從辟抵中道而遭艱跨海涉湖痛尤未定將參
歷井夢不敢尋故因祥除甘就部關通於西情之
衆論許爲東閣而一言遂令索米之人或動乞漿

之興鬻璞而售乾璞誰適爲容翹材以待大材汝
非所及猶賴益州之元德尚思吳下之阿蒙羅而
致之兆足行矣幾葬魚腹固嘗回孝子之車又過
羊腸益合叱忠臣之馭切聞殿西之顧頗及雲南
之師要是四蜀之可憂殆匪一端而遽止雖托重
固在詩書之帥然拔尤宜得文武之才置諸鄒枚
之間蓋有禕允之任豈應庸下可在選中伏遇某
官身佩安危功存開濟獨揮九日再爲天地以立
心八荒一雲復令山澤之通氣行政如彼其久樂
不存焉當今捨我其誰聖之任也粵從更化專務

調元三階既平元首有股肱之喜五胡方擾中國
無芥癘之憂然欲折千里之衝是必開衆正之路
得人朝廷得人幕下寧有重輕誠死城郭誠死封
疆要加儲養如有所試俾勉此行某敢不體認一
陶攀緣九折堪其事者謂之力藉莫酬相國之知
遠而使之觀其忠詎敢作衆人之報

謝董制置

居誼

辟充成都撫幹

簿領抗塵自分湘濱之憔悴帥幢辟屬許令蜀道
之攀緣初無待於懇祈便力爲之振拔請裁四六
少謝萬分切觀我宋帥蜀之臣無若後趙前張之

懿忠定之薦辟必方廉恬退之人清獻之奏惕皆
骨鯁敢言之士欲濟其美在簡乃僚伏念某殖學
不豐聞道尤淺忭於爲養強營三釜之謀拙不適
時竟墮一科之底謂屠龍之可學又畫虎之不成
孫寶安得自高且棲矮屋王珣能令公喜偶傍轅
門其實出朱入墨之材終非泛綠依紅之器駭從
臣之出牧指尊選以見招我猶未免鄉人固應累
陶鎔之造翁真善幹國事何至須斗筭之材聞已
牋閭闔之風欲共泛瞿塘之水成都萬事好每歌
誰能委珪幣之詩長沙千里平恐發忍着主衣裳

之笑進退維谷偃僂循墻及見文移不容控避鮑叔真能知我他復誰知政身未可許人盍爲公許恭惟某官含弘光大明允篤誠親結冕旒進儀筆橐晝日三接而天心默契終歲九迁而人望尚奢一節使燕言面無幾微之見三刀夢益氣色歸號令之明欲擇幙賓必先朝彥况幾兩幾駟而出定多驥尾之攀何一琴一龜之餘亦取鶴翎之短以識字有數爲敏贍淹該之學以多言數窮爲貫穿通達之材自視歉然公言過矣然已入朝取良馬之數難更作夕避長蛇之疑某敢不澡雪此心鞭

磨所學銘諸肺腑惟國士遇之國士報之借以齒
牙乃執事事也執事責也縱使盡無用於世亦將
求不辱其門舉李生何辭當謹佩愛直之贈爲董
公從事豈但陪合樂之嬉

代趙主簿

希坡

謝衛參帥辟撫屬

黃綬抗塵幸蒙恩而受代碧幢率屬辱剡奏以充
負雖未占天問之果酬豈不假人言而後得頂踵
皆歸於特達肺肝倍激於輪囷伏念某名爲皇宗
實本素士先人存趾嘗首列於儒科元舅拊頭謂
必成於宅相遭家多難欲仕無津躡屨擔簦輕別

家園之松菊懷鉉抱槧甘依學舍之藁藁偶爾登
名漫而試吏會計而已初無出位之思名實未加
濫竊代庖之譽不堪位置何足控搏泰堦六符忽
擁旌麾而至明堂一柱不遺居楔之微曲假存全
屢令任使及瓜而代詎希東閣之留繞木何依空
結南枝之戀不圖裁鑒忽辱薦揚錐之處囊中初
無見穎羅而致幕下欲使空羣重惟蟣蝨之官夔
乏虬蟉之援一齊衆楚豈能回莊岳之音九舜十
堯不敢望隆冬之穀知賢而舉惟斷乃成縱寄牋
閭闔之風未知利鈍然銘心泰華之石豈易銷磨

伏遇某官四海真儒三朝舊弼文章有 再見武
公之賢招選無遺一洗將軍之陋自元戎十乘之
啓至長沙千里之平苟有寸長悉入大鈞之播不
遺餘力復收小子之狂欲令奔走於顏行力借吹
噓而送上萬一所請或不見却尋常之恩豈可並
言某敢不銘佩異知激昂晚節將母來諗身雖未
可以許人懷德惟寧士固必伸於知己

代盧尉

仲雋

謝諸司辟知資興縣

簞楚塵埃之微福偶幸代更繭絲保障之謀人猥
勤特辟戴使天之私覆循材地以中慙惟義柳據

楚之上流而資興號晉之古縣數百年瓦礫之迹
猶有劫灰五六載鋒鏑之餘肇稱新邑俗多鼠嘯
財欠鬼輸欲其賣劍以買牛相與抱孫而歌犢是
在撫字之職宜得通練之材歷數部封何限囊中
之穎豈期庸委遂蒙送上之嘸雖未占天問之果
酬然敢不星言而夙駕伏念某起於寒遠持是空
踈三年飲墜露於湘濱一念繞落霞於滕閣下車
攘臂敢嬰搏虎之嘲學道愛人難奉割雞之笑不
虞製錦輒使代庖此蓋伏遇某官大鈞無垠小善
必錄耻納溝不被其澤欲惠遠黔出推轂有味之

言不遺寒素或者封囊之露許還假印之真借以
聲光寬其轡策其敢不力摩凋俗盡布教條不鄙
夷其民當使烏言夷面之俗事慈惠之帥如在熊
旂金節之前

舉自代

謝李侍郎

臺

舉自代

玉堂圖舊趣四輩以來宣寶閣冠班舉匹夫而爲
代止流言於智者發泚記而信然感固感於相知
慙則慙於不稱竊以伯禹固遜于后稷曷嘗稽首
于父斯宣尼謂不如顏淵何與及肩之子貢蓋惟
善能舉其類然擬人必以其倫未聞取原隰馳驅
之夫謂可備軒墀供奉之數鳳兮巢閣方將揚覽
德之輝馬也守閭正恐累知人之鑒伏念基欽崎
萬狀拓落一官器竊識凡安能超卓學荒術陋何

有深醇當先皇之末年教胄子者數月一鳴輒斥
刺天不羨於羣飛四國于宣見雪幸逃於衆吠十
暑貫岷山之葛一寒仍范叔之袍乏四騏四駱之
咨諏端方烏有無一鶴一龜之風采登按何功豈
謂我家侍郎之賢曲念吾宗孫子之老惟學士學
先王之道况敷文敷國典之華兩命以起知章足
爲光寵一字之拔叔夜却恐麤疎德不待於成身
士固伸於知己此蓋伏遇某官四朝元老一世真
儒奉命任危難之間固國還封疆之界南人不復
反矣東山以公歸兮然神旗戟燾旣久長於魏師

則光祿金紫當即封於晉國走卒知司馬顧今領
嵩陽崇福之宮胡兒問大蘇亦知起元祐眉山之
學宜煩泥檢來趣脂車幸舍人之治裝副天子之
虛佇帝乃誕敷文德正藉臣鄰王惟圖任舊人通
登丞弼藉令念小草之有遠志何至引老芋而替
伏神某敢不銜佩異知磨礪晚節集賢以待侍讀
固使臣不敢與聞征夫豈不懷歸願君子惟能通
志

代回董惠州

居誼

謝舉自代

咨垂共工自當申稽首之遜舉康自代得無笑炙

背之疏街袖惠然開緘愧甚恭惟某官有致遠之
器無欲速之心屢薦不入官姑取一麾而去三宿
而出晝無勤千里之追難進易退我不如見賢不
薦誰當耻聊復尔耳止或尼之某欲爲王留徒得
君重得隴望蜀戲已驗於前言召鄒延枚客正觀
於末至

代回倪告院

千里

謝舉自代

稟令推賢得公爲重袖箋委貺陳義甚高文則其
文謝非所謝恭惟某官學有源本行無瑕疵委蛇
結綠之珍是宜廟序騰踏飛黃之駿而伏鹽車使

在論思獻納之班必有輔贊弥縫之益某濫持荷
橐謬廁李官守正奉公實不如於戴胄明刑弼教
義當遜於臯陶不謂高情猶勤私謝惠而好我皆
藹如仁義之言更以贈君願力蹈中庸之正